



现代文藝論丛

1

1980

陕西人民出版社



现代文艺论丛

1

1980

现代文艺论丛编委会编

人民出版社

(总一辑)

编 辑 例 言

《现代文艺论丛》是文艺理论和作家作品研究的丛刊。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发扬学术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发表我国“五四”以来现代（包括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作家作品探讨的文章，以及有价值的文艺史料和作品评述，等等，要求来稿内容立意新颖，观点鲜明，有的放矢，力戒人云亦云。

《论丛》的对象是现代文艺理论工作者、文艺作家和广大爱好文艺理论的读者，不定期出版。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经验不足，第一辑的编辑工作定会有不少缺点，希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今后改进。

《现代文艺论丛》编委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作家作品

[1][22][32] [60][80][111][130][155][170][203] [221]

旧中国卑琐灰色生活的真实写照——叶圣陶短篇小说述评之一 金培明
略论巴金早期创作的思想 潘光明

《祖国永生的凤凰》两章（沫若评传选载） 邓牛顿

刘半农——一个新诗的拓荒者 鲍晶

简论林纾

论鲁迅「五卅」前后的思想 杜一白

论《阿Q正传》的艺术 刘家鸣

学习鲁迅关于艺术创新的理论 邱文治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及其现实意义 李思孝

试论形象思维中的抽象 赖应棠

形象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王熙梅

研 究	艺林漫笔	其 它	美 术 作 品
(258)	(307) (321) (332)	(340) (359) (372)	(384) (388) 封三
文学创作主要是写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过程 ——论柳青的艺术观和艺术创作之四 深深植根于生活之中——谈赵树理小说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 洁比水仙幽比菊 梅香暗动骨弥坚——曹靖华散文的思想和艺术 杨朔的诗	洁比水仙幽比菊 梅香暗动骨弥坚——曹靖华散文的思想和艺术 「色彩即思想」——电影美学问题札记之一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中国书法的艺术特征 杨玉玮	说「批判」 「色彩即思想」——电影美学问题札记之一 李厚基 金开诚 安 旗	介绍方鄂秦的画——《大丽》《春》《秋》《花》 说「批判」 许桂亭 邹 工 傅嘉仪
蒙万夫 刘建军 张长仓 彭重光 龚克昌			

形象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王熙梅

自从《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以来，学术界对形象思维问题又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个文艺理论问题，美学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探索文学艺术的规律，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都很有意义。从讨论的情况看来，还存在着许多重要分歧，而主要的是三个问题：形象思维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还是一种认识方式？形象思维和认识规律是什么关系？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是什么？学术问题只能用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各抒己见，共同探讨。正是本着这个精神，想就上述三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形象思维是一种认识方式

形象思维是一种艺术表现方法呢，还是一种认识方式？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关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方式问题。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有一种方式还是有多种方式？这是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哲学家长期探究的课题。在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人类的认识方式不是单一的。早在古代希腊，德谟克利特就提出了人对世界的认识有两种方式，即真理性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并且指出这是两种根本不

同的认识。①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和美学家进一步探索了这个问题。培根认为：“学问的不同部门和人的三种智力互相关连：历史的记忆、诗和想象、哲学和理智是各各关连的。”②他从哲学唯物主义出发，肯定了人类在不同的认识领域里认识方式是各有特点的。霍布斯论述了判断和想象在文艺和历史里所占的地位，他认为在文艺里判断和想象都是必须的，而“想象应该更重要些”，但是在历史里“判断更重要”，“想象是没用的”，因为“历史的好处在于它有条理，真实”。③霍布斯从判断和想象在文艺和历史里所占的不同地位出发，区别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维柯认为“哲学把心灵从感觉里抽拔出来，而诗才应该使整个心灵沉浸 in 感觉里。哲学要超越普遍概念，而诗才应该深入个别事物。”④他指出了哲学的特点在于抽象，诗的特点在于具体。狄德罗认为“诗人善于想象，哲学长于推理。”⑤值得注意的是，狄德罗所理解的想象是人们追忆形象的机能，他说的诗人善于想象，就是说诗人善于捕捉形象，这就鲜明地论述了诗人和哲学家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有区别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精神阶段的时候，就分别通过艺术、宗教、哲学三种思维形式来认识和实现自身。因此，艺术、宗教、哲学是三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在谈到艺术和科学的区别时，他说：“艺术对于对象的个体存在感到兴趣，不把它转化为普遍的思想和概念。”⑥在黑格尔看来，科学是把个体存在转化为一般的思想和概念，而艺术则着重于具体的形象。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说：“诗歌用形象和画面而不是用三段论法和两端论法来进行议论和思索的。”⑦别林斯基这个论断不仅武装了一代人，而且影响极其深远。杜勃罗留波夫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说：“艺术家们

所处理的，不是抽象的思想与一般的原则，而是活的形象，思想就在其中显现。”⑧上述这些哲学家、美学家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哲学阵营，有的是唯物主义者，有的是唯心主义者，有的是形而上学，有的具有辩证法思想，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注意到了认识的不同方式。为什么他们处在不同历史时代，哲学思想也不相同，而共同肯定了认识具有不同的方式呢？这个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值得我们重视，更值得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有一种方式的同志深思。唯心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颠倒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但是决不能因此就简单的断定它在任何具体问题上都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不屑一顾。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不懂得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人类的认识方式也不能做出完全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科学地论述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第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社会实践是极其丰富的，它具有各种形式。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⑨人类的社会实践之所以有各种形式，是由人类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多种关系所决定的，是由人类社会生活的多种需要所决定的。社会实践不仅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改造着人的主观世界，改造着人类的认识能力。实践不仅为主体“生产”着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着主体，即改变着人的认识能力，形成着不同的认识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类“掌握”客观世界有科学

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四种方式。^⑩这四种认识方式各有特点，科学的认识方式的特点表现为概念、范畴体系，宗教的认识方式的特点表现为感性的、形象的然而是虚幻的歪曲的，就其形象性而言，它类似艺术的认识方式，实践—精神的认识方式介乎于科学的和艺术的认识方式之间，所以认识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学的认识，一类是艺术的认识。马克思对认识方式的科学论断是建立在牢固的实践观点和深厚的社会历史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实践是各种各样的，但最基本的是生产活动，其他活动都是建立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都是从生产活动派生出来、发展起来的。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不仅需要科学的“掌握”世界，而且需要艺术的“掌握”世界。人类之初，艺术活动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随着社会发展，艺术实践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艺术实践的历史，就是艺术的“掌握”客观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产生并发展了形象思维的能力。艺术实践有着自己的对象和目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对象和目的，必然产生和形成具有特点的认识方式—形象思维。

艺术的对象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生动具体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赞许的口气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对艺术对象的论述，他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没有一字提及自然；他说人、人的行为、人的遭遇就是诗所模仿的对象……真正的诗人绝不会模仿自然。他的主要对象是人。”^⑪姑且不谈亚里士多德，即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人的社会本质也缺乏科学的理解，但是他们指出并肯定艺术的对象是人，却是正确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

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⑫毛泽东同志这段话经常被引用来说明认识生活和进行艺术创作的关系，其实这段话不仅阐明了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过程，而且规定了文学艺术的对象是“一切人”，是“一切阶级”的人，是“一切群众”。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作为文学艺术对象的人，是在“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中活动着的人，这就是说，既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人，也不是生物学所研究的人，这就要求艺术家用形象思维来反映人的生活。

诚然，文学家艺术家也视察、研究、描绘自然界，如山川河流，草木花卉，鱼虫鸟兽、风云雷电等，但是其目的不在于描写它们的自然属性，而是间接地描写人，或者在对自然界的描绘中，借以抒发思想感情、志趣情绪，或者借对自然的描绘来衬托人物的心境。梅、兰、竹、菊，在历史上曾被一些文人墨客誉为“四君子”，赋诗绘画，寄托他们的“高标”的情操。宋朝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是比较喜欢咏梅的，他写梅花的诗比较多，《梅花绝句》当中有这样一首：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分著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
正在层冰积雪时。

从表面上看他是在颂扬在严寒季节开花的深谷中的梅花，实际上他是在歌颂不畏环境艰苦，坚持崇高气节的人。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有一首是咏兰花的：

幽兰生前庭，
含薰待清风；
清风脱然至，
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
任道或能通；
觉悟当念还，
鸟尽废良弓。

陶渊明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内心充满着互相矛盾的意向和情绪，他借咏兰来抒发他的心绪。竹子是一种既普通而又常见的植物，但是用处很大，而刘禹锡并没有去着眼于它的物质功能，他在《庭竹》一诗中写道：

露涤铅粉节，
风摇青玉枝。
依依似君子，
无地不相宜。

诗人生动、细致地描写了经露水洗涤过的竹节和在风中摇动的竹枝，但他不是在描绘植物标本图，而是借竹比喻人。据《清暇录》说，黄巢落第以后写了《菊花》诗一首：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夏去秋来，金风催菊，这本来是自然现象，可是在诗人眼里却成了审美对象，以菊喻志，抒发胸怀，表现了他的革新精神。中国诗史上，咏物诗多般是借物咏人，很少单纯描写自然景物，即使那些看来似乎是纯属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也都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渗透着作者的审美趣味。祖咏《终南望余雪》是一首写景的诗：

终南阴岭秀，
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

相传这是诗人为应试的作品，写了这四句就交卷了，问他为什么不把全篇写出来，他回答说：“意尽。”这首诗前两句写终南阴岭的秀和高，后两句写雪后的傍晚景色和气温的变化，“意”在哪里？写终南阴岭的秀丽和高耸入云，蕴藉着作者的快意；写雪后夕阳映照林梢和天气变冷，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受和心绪的瞬息变化，从而构成了一幅浸润着意境的完整图画。

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是通过艺术形象显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求助概念、判断、推理来说明。一部《红楼梦》以爱情为主线，通过四大家族的兴衰，显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文学艺术通过艺术形象再现生活，它不仅作用于人们的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的感情。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艺术活动就在于自身引起曾经体验过的情感，在自身引起这种情感以后，利用活动、线索、色彩、言语

描绘的形象，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使别人也体验到这种情感。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他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分别以论文和诗的形式表达了同一思想：将革命进行到底，前者以理论的形式深刻地论述了这个思想；后者以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思想：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读了这首气魄雄伟的诗篇，一幅战斗的生活图画就展示在我们面前，它鼓舞着我们的斗志，激发着我们的豪情。这是什么的力量？这是包含着深邃革命思想的艺术形象的力量。俄国作家冈察洛夫说：“艺术同样有着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完成教育事业和使人趋于完善。艺术象科学一样，教导着什么，告诫着，开导着，描绘着真实，只是它通过其他途径和方法：这些途径就是情感和想象。艺术家同样是思想家，然而他不是间接地、而是用形象来思考。”⑬在这里，冈察洛夫把艺术的独特的社会作用和艺术家的形象思维联系在一起，艺术作品通过情感和想象的途径教导、告诫、开导着人们，描写着真实，这是艺术家应用形象来思考的必然结果，如果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也应用逻辑思维，就不能创作

出艺术作品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非艺术家、科学家头脑里所固有的，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客观世界矛盾运动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任何客观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矛盾统一体。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个别与一般相连结。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既可以 把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分解开来，进行科学的抽象，以思想理论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也可以把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经过分析、综合，把最能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概括起来，结合起来，以具体感情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艺术的社会作用不同于科学，是由于一是形象思维的产品，一是逻辑思维的产品。杜勃罗留波夫说：诗的作品和专门的理论著作的写作方法的差别“是跟艺术家与思想家的思考方法本身的差别相适应的：前者具体地思考，从来不放过个别的现象、个别的形象，后者却努力把一切都概括起来，融个别的特征为共通的公式。”^⑭

二、形象思维与认识规律

既然形象思维是一种认识方式，那么，它与认识规律是什么关系呢？是并列关系吗？不是。是主从关系吗？也不是。形象思维与认识规律的关系只能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阐明了认识规律，这就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正如列宁所说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⑮这是唯一的认识规律，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认识规律了，这条认识规律寓于不同的认识方式之中，不同的认识方式，如形象思维，逻辑

思维，通过它们的特点体现着这条认识规律。没有特殊就不存在一般，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文学家、艺术家认识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观察、体验社会生活，获得大量的丰富的感性材料，经过去伪存真，除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到里，形成主题，构成形象，然后进入创作，以艺术形象显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教育、感染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达到按美的法则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寓于着认识规律。“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⑩人的认识规律寓于形象思维，但是它不能等于形象思维，因为个别比一般更丰富。形象思维是通过其丰富的个性来体现认识规律的。

思维是高级的意识。思维这种反映形式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的反映的本质特点。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的过程。”^⑪没有抽象，没有理性认识，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客观事物。认识方式虽然各有特点，但是无论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都具有这一本质特点，否则就不成其为思维。形象思维也经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的过程。没有理性认识，文学家、艺术家就不可能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

形象思维通过自己的特点来实现认识规律。有的同志认为形象思维的特点只是存在于理性认识阶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感性认识是由感觉、知觉、表象构成的，它是理性认识的基础。表象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中间环节。但是，表象在不同的认识方式中并非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时说：“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

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⑧马克思讲的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这里，“人口”是个表象，是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以它作为起点的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文学就是人学”。可是，文学艺术却不能以“人口”这样“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作为起点，因为这样无论如何是创作不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来的。文学艺术家必须捕捉鲜明的清晰的具体的表象，摄取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才能构成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果戈里说：“只有当一个人的外表的最细微的细节统统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能够把这个人识透。”^⑨他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文学家、艺术家头脑里的表象的特点及其对创作的作用。

表象具有两重性，从总的方面来说它是具体的感性的，但它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转化，这是无论艺术家或科学家都不能不遵循的思维规律。表象的一定的概括性，就意味着认识对象的个别细节、特点的消失、淡薄、模糊，这对科学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艺术家却必须力求在头脑里保持、贮存认识对象的富有特征的琐碎微末，具体细节，不然就不能进行艺术创作。白居易的《琵琶行》有这样一段：

轻拢慢捻抹复挑，
初为霓裳后六么。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涓，
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这是描写琵琶演奏，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倘若琵琶声音的表象只是模模糊糊、笼统地存在于作者的头脑里，倘若作者对曲子的内容缺乏深刻理解，是决不会写出这样美妙的诗句来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为了记录个别有趣的事情，记下瞬间的观察、印象，都随身带着专门记录的小本子，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等就有这种习惯，达·芬奇曾说过，在你们周围各处去找自己的创作材料吧，要观察白云的奇异形状，要观察邻居墙上的霉点。

形象思维不仅在感性认识阶段，而且还在理性认识阶段上通过自己的特点体现了认识规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理性认识阶段表现为一系列的